

祁连山脚下一位藏区猎手的传奇一生
祁连山◎著

末代枪王

MODAIQIANGWANG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末代枪王

MODAIQIANGWANG

祁连山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枪王/祁连山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5108-0160-0

I. 末… II. 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9203 号

末代枪王

作 者 祁连山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0

字 数 29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160-0

定 价 30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第一章

甄二爷出身于枪手世家。

甄二爷出生那天，他父亲正在祁连山麓一个山垭豁里，与一匹硕大无朋的瞎熊不期而遇。

八月的祁连山，正是草丰马壮的收获季节，那瞎熊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滋养，肥壮得像个横岗级的相扑运动员，浑身的毛闪着缎子一样的光泽。清晨，它从栖息的山洞里爬出来，拖着一身肥嘟嘟的肉忽悠悠地顺着山沟而上，准备越过前面的山垭豁，到对面的阳山坡上捕捉旱獭吃。

这天，甄二爷的父亲，那位在祁连山麓里打了一辈子猎的猎人，也跟往常一样，在东方还未泛出鱼肚白时便收拾停当，干净利索地去巡山了。他去查看前几天下好的扣子、夹脑，顺便去寻找香子的“茬棍”和“粪场”。

香子，学名叫“麝”。公麝的肚脐眼里的麝香是名贵的中药材，对治疗风痰、伤寒、瘟疫、燥火、气滞、疮伤、眼疾等有奇特的疗效。同时，麝香作为众香之冠，其香味浓郁芳馥、经久不散，是只有贵妇人才能用得起的名贵奢侈品。公麝的尾部常常分泌一种油质物，这使它奇痒难受，于是它常常在行走的路上寻找半截干枯的灌木枝，靠上去摩擦尾部，并且喜欢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摩擦。它还有一个习性，就是不随地大小便，常常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拉粪，天长日久，便形成了颇具规模的“粪场”。聪明的猎人便整天穿梭在丛林中，寻找“茬棍”和“粪场”，然后将“提扣”和夹脑下在“茬棍”和“粪场”的旁边，守株待兔等待牙香（公麝）

乖乖地将肚脐眼里那点宝贝疙瘩送来。由于“茬棍”很低，只有六七寸高，猎人只好躬着腰，瞪大眼睛心无旁骛地去找。

当猎人攀上那山坳豁时，与瞎熊碰了个正着。猎人察觉到前面的异样，蓦然警觉时，瞎熊已然在他眼前，相距不过丈把远！

大惊之下，猎人下意识地将手中那截用来抖落露水的木棍平端在胸前，像一支枪对准了它。而这只瞎熊仿佛也直到此时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，且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它。它低声嚎叫了一声，然后蓦地直立起来，惊恐地看着他。

他们先是对峙着，然后慢慢地转着圈，像两个蒙古摔跤高手，运动着寻找着对方的破绽。这是一场谁也没有料到的尴尬遭遇战，为了自己的安全谁不敢转身逃跑，唯恐自己一转身的时机，对方扑上来置自己于死地。有两次，它齙着牙，嘴里发出尖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，前爪上的指甲根根竖起，如同一把把竖在毛丛中的小钢刀，在早晨初升的太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寒光。猎人浑身酥麻，险些委顿在地上。

猎人先是头脑一片空白，等有了意识后后悔不迭，后悔自己今日没有预备对付瞎熊的工具。那工具非常简单，一是一只用长长的牦牛绒捻成的足球大小的毛球，二是一根上好的羌柳木棍。如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形，只需将毛球扔给熊，熊便会用两只前爪紧紧攥住，它那小钢刀似的指甲便会嵌进毛球中，扯也扯不散，拔也拔不出来，这使它立也立不住，站也无法站，猎手们便可轻而易举地用木棍敲断它的臂膊，将它制服，或者敲碎它的脑袋，取了熊胆，割了熊掌，剥了熊皮扬长而去，轻松得就跟杀一只绵羊一般。但今日的他，只有一根随手捡来的木棍，此时虽然聊胜于无地拿在手中，但猎人清楚那是根本不堪一击、根本无济于事的。他脑海中电光火石般地思考着，动用着一辈子打猎积累的经验，寻找着脱身之策。

就在这时，黑熊看到了猎人眼神的迷离和表情的惊恐，陡然间增加了攻击的决心与信心，吼叫了一声，悍然发起了攻击，向猎人扑了过来。

猎人本能地闪身躲避，瞎熊一下子扑了个空，庞大的身躯收刹不住，径直扑出两丈开外才勉强停住。一扑不着，它便气急败坏，吃力地扭转身又朝他扑来。这回猎人算是找着办法了，心中不由窃喜，心想，狗日的，

爷们今天陪你玩玩，不信玩不死你！

之后一袋烟的工夫，瞎熊不停地扑剪猎人，而猎人则凭着半辈子打猎练就的胆识和矫健的身形，灵巧地躲避，只把个肥胖的瞎熊玩得口吐白沫，肚皮像风箱似的急剧地起伏，最后趴在地上只剩下龇牙咧嘴吼叫威胁的份儿。

也该是猎人命里有此一劫。如果此时他寻机逃脱，也许能够全身而退。但他看到瞎熊那狼狈的样子，便起了贪婪之心，心想凭这狗日的这三百多斤的身躯，熊胆肯定不小，卖个三四块“袁大头”绝不是什么问题。还有那对熊掌，也能换一匹洋布什么的。最让人心热的是那油光闪亮的一身熊皮，做成大褥子，一家人睡在上边，冬天那个暖和哟，比睡在羊粪烧的土炕上还舒服。更让人他心动的是，如果今天将这狗日大瞎熊弄死了，那他赤手空拳打死瞎熊的英名将会迅速传遍祁连山麓、环湖草原，那些牧人们，寺院的“塔瓦”们以及佛爷、财主们，谁敢还小瞧自己？自己从此可以扬眉吐气，挺起腰板做人了，行走在草原上，谁不会不崇敬自己、羡慕自己？

想到这里，他头脑便一阵阵发热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手中拿着的不是专门打熊的羌柳棍，而只是一截普通的树枝。他忘乎所以，大吼一声，朝瞎熊攻去。棍子打在了它头上，顿时成了两截，飞到一边去了，而它浑然不觉，似乎只挠了个痒痒。

它想不到他会主动攻击自己，有些吃惊。在它的记忆中，一切动物，凶猛如猎豹、豺狼，见了它莫不闻风而逃，更不要说是鹿啊羚羊岩羊旱獭之类的食草动物了！就是人，也很少有胆敢跟自己照面的，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。今日这狗日的是吃了豹子胆了还是咋的，居然不自量力攻击自己？吃惊之余，它站起来，挥动左臂，朝近身的猎人划拉了一下。猎人侧身躲闪，但因脚下地势不平坦，脚步不够灵便，竟然被熊掌划拉着了。一声布匹撕裂的声音响过后，猎人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，而自己也像一只皮球似的飞了起来，径直飞向两丈开外的一棵大树，被撞了个半死。

这回轮到猎人吃惊了，他想不到这家伙力道是如此之大，今日贸然攻击它，实在是自寻死路！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，落地后，立马翻滚，说时

迟，那时快，熊风驰电掣地扑来，一下子扑在了他刚刚落地的地方，两只熊爪上钢刀似的指甲绞在一起，将树下的枯枝败叶绞得纷繁如飞。

这时猎人爬了起来，才发现自己的右臂的一大块肉不见了，而且鲜血如注。而熊也似乎闻着了血腥味，变得更加兴奋和狂躁起来，长长吼叫了一声，转身又追了过来。

猎人不敢怠慢，下意识地转身逃跑，可脚下崎岖不平，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几十步，熊便追了上来。听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猎人知道自己跑不过它，便机灵地一个转身，抱住了旁边的一棵大树。瞎熊这回径直冲下了山坡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刹住脚步，转身向上爬来。

这时猎人冷静下来了，他观察着周围的大树，想爬上树去。猎人知道，躲避瞎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上树。可今日这山坡上的树真是怪了，全是光溜溜的松树，平日那些夭矫的柏树、桦树、柳树全不见了。他从一棵树奔向一棵树，又从一棵树奔向另一棵树，老也找不着一棵可供攀爬的大树。等他终于找着了一棵理想的树正往上爬时，瞎熊已然追到了树下，站起来，一只爪子拽住了他的左腿。

他紧紧地抱住不松手，可是受伤的胳膊根本用不上力。电光火石之间，熊轻而易举地将他拽下来，压在身下撕扯起来。也许是上天保佑，慌乱中猎人将一只手塞进了瞎熊的腮部，紧紧攥住，控制着它的钢牙利齿，使它无法向他下口。同时，头紧紧顶着它的胸部，使它的两爪不能有效抓扯到他。猎人看见瞎熊白森森的牙齿跌宕起伏，殷红鲜血弥漫其间，宛如一部凶杀小说的故事场景。

人在危急时刻的爆发力是不可想象的。他与力大无穷的瞎熊在山坡上厮打着、翻滚着，滚了大约四五十米远后，双方摔在了一块突兀的大石块上后突然分开了。瞎熊也领教了猎人的厉害，不敢恋战，转身往一边的灌木丛中奔去，稀屎从屁眼里喷涌而出，一溜烟逃遁而去。很显然，那家伙也被吓得不轻。

猎人是被扎西阿卡救下来的。这天早晨扎西阿卡将羊放上山坡，正准备回去吃早饭时，他那只藏獒突然汪汪叫着，跑过来委歇在他的脚下，没有了往日飞扬的风采。扎西阿卡觉得有些异常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只见一

只瞎熊在前边不远处分开稠密的灌木丛，钻了出来，看见扎西阿卡，略微顿了顿，然后惶惶如丧家之犬，斜刺里直冲而下。扎西阿卡心中“咯噔”一下。猎人每天早上都在这一带转悠巡山，他们莫不相遇了吧？他急忙叫上他的藏獒，朝瞎熊奔来的方向寻去。果不其然，藏獒闻到了血腥味，将他一直领到了浑身是伤、已然不省人事的猎人身边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猎人的妻子在她家的土屋里劈下一大堆松木柴禾，打算烧茶煮肉时，肚子里阵阵痛疼突然袭来，已经生过三个孩子的她来不及爬上土炕，便轻车熟路地在灶火门前生下了一个胖儿子。

第二章

猎人这场与瞎熊的遭遇战，足足使他两个月没有起身。这期间，多亏了扎西阿卡一家殷勤周到的照顾。他们送来牛肉、羊肉、酥油和牛奶。扎西阿卡的妻子，那位善良热情的藏族阿妈，每天过来两次，给他们煨炕、挤奶，照顾孩子和大人。扎西阿卡从深山里采来虫草、雪莲、红景天等名贵中药材，精心熬制，治疗猎人的伤。孩子“百天”时，猎人叫大儿子猎杀了一只岩羊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，一来答谢扎西阿卡的救命之恩和这几个月来的照顾之情，二来想请扎西阿卡给出生不久的二儿子起一个“扎西德勒”的名字。

猎人托着盛满青稞酒的银碗，将一条洁白的真丝哈达搭在尊贵的客人的脖子上，再三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；将整块带盆骨的岩羊尾巴献给藏族阿妈，请她品尝。命令大儿子跪下，给扎西阿卡一家轮番敬酒——不这样，无以表达对扎西阿卡一家的感激之情。

“阿卡，你给这娃起个名字吧，这娃长大就是你家的人了！”猎人诚恳地说。

“呀呀！”扎西阿卡爽快地接过银碗，用无名指蘸着酒打了三个“却卡”，然后一饮而尽，“这孩子长大就是我家的了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可不许反悔，别长大了就舍不得了！到时候我要给我的嘎木措招木华（女婿）哩！”说着，他用粗硬的手指头捏了一下妻子怀里卓玛那粉嘟嘟的小脸蛋。小女孩似乎禁不住他这一捏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扎西阿卡爽朗地开怀大笑起来。

“起一个啥名字哩？”扎西阿卡手捻佛珠沉吟良久。“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你带来吉祥，要不然那天早上你就没命了。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，还没听说过跟瞎熊摔过跤的人能活下来！”

猎人的脸一下子变得灰暗起来。那天早上的一幕幕，让他每每不寒而栗。瞎熊那白森森的利齿，毛茸茸的爪子中小钢刀似的指甲，以及口中泛着的带血丝的白沫，常常让他夜半惊心，常常使他在半夜里挣扎着爬起来，煨上一炉上等柏木枝的“桑”，虔诚地磕谢山神爷的保佑。同扎西阿卡一样，他在这里打了几十年的猎，也从来没有见过跟瞎熊摔过跤的人能从它的钢牙利爪下活下来。

猎人不止一次亲眼目睹过惊心动魄的人熊之战。

有一年秋天，有两个甘肃人带着两杆威力无穷的土铳枪，从山北边进入到这莽莽的祁连山麓狩猎梅花鹿。没想到大鹿没打着，一个人的性命反而丧在瞎熊的钢牙利爪之下。那一天，他俩循着大鹿的踪迹，来到猎人家屋后这座大山。当他俩刚刚翻过那个山垭豁时，蓦然发现前面不远处，一只瞎熊正顺沟而上，它正拖着肥嘟嘟的身躯摇摇晃晃地朝垭豁走来，距离他俩也就有三四十步远。“上树！上树！”猎人在森林中遇见瞎熊、豹子以及老虎之类的凶猛动物时，上树躲避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无奈这山垭豁里只有一棵柏树虬枝夭矫，可供攀附，其他都是笔直的松树、主干光滑的白桦之类的树木，急切间是爬不上去的。他俩如两只矫健的年轻獐子，跳跃着朝那棵柏树奔去。其中一人刚刚将同伴顶上树桠，那只瞎熊已然发现了他俩，如飞也似的奔袭而来！树底下的人已然来不及上树了，只好就地卧倒，将土铳枪对准了瞎熊。

这是一个老成的猎人，拉扳机、扣火泡，一切沉着稳健，有条不紊。他的瞄准星稳稳地锁住了瞎熊的眉心，就像雷达锁住了敌人的飞机。他相信他的这一枪定然能使这个凶猛的家伙脑袋开花。

他决定放近了打，以提高命中率。但就在瞎熊离他十几步远的时候，眼前一股浑浊的激流遮蔽下来，仿佛骤然之间进入了一泓瀑布之中。他心想坏事了，急忙扣动了扳机。扳机扣在土铳枪的火嘴上，发出了一声轻微而沉闷的响声，然后便归于死寂，没有发出他所预想的那惊天动地的响

声，更没出现那浓黄的烟雾。

原来，先上树的那人看见奔袭而来的瞎熊，禁不住惊吓，尿一下子出来了。那尿不偏不倚浇在了土铳枪的钢嘴上，将里面的火药给弄湿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电光火石中，趴在树下那人还没来得及起身，瞎熊活生生地就将他扑住了，一撕一扯之间，那人血肉横飞，开膛破肚，顷刻之间命丧黄泉。

趴在树上的那人，裤裆里立马就有黏糊糊的东西往下流了！

瞎熊捏死了树底下那人后，口中泛着白沫，站起来，在空气中嗅着它感受到的另外的异样气息。终于它发现了目标，咆哮着撕咬着爬上树来。树上的猎人像猴子似的向树冠处窜去。瞎熊爬到树中央枝杆分杈处，庞大的身躯颤悠悠不敢往上追，无奈中嚎叫了一阵后，下得树来趴在树下守株待兔，虎视眈眈地望着死人和活人，不肯离去。树下的猎人尸体仰面躺在山垭豁里，每当凌乱的头发被风吹起有所动静时，那瞎熊便骤然跃起，一改往日的臃肿与蠢笨，矫健地扑上去，捏住那头稀里哗啦地使劲撕扯。

其时，咱们的猎人正躲在对面山坡的一棵大树上，惊心动魄地看着这一切。原先，他发现了这只还不算成年的瞎熊悠哉悠哉地顺沟而上，他不想惊动它，想让它自由自在地翻过那山垭豁而去。但就在这时，垭豁里出现了两个人影。他来不及出声示警，那残忍而血腥的一幕便在他的目瞪口呆中上演了！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发现那只瞎熊守在树下，仍然没有离去的样子。他想，树上的那人会双臂发麻，攀附不住掉下树来重落熊口的。于是便声嘶力哑地喊叫起来。那瞎熊听到人类那凌厉而又悠长的吼叫声，倏地像人一样站立起来，嘴里喘着粗气，环视四周，然后落下前爪左顾右盼慢腾腾地朝山垭豁走去，转过山垭豁便奔跑如飞，钻进灌木丛不见了。

猎人来到树下，接那人下得树来。那人抱住猎人，“哇”的哭了一声便不省人事。猎人看见他同伴的头颅早已被瞎熊捏成了稀巴烂，像一只砸碎在地下的酸奶罐罐儿。

.....

“就叫扎西顿珠吧！这可是一个真正扎西德勒的名字啊！”

但一个汉族人家的孩子有着这么个藏族名字，人们叫着总觉得有点不自然，于是便顺着孩子们的排序，称做“甄二哥”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甄二便自然地升格为“甄二爷”了！而且这个称呼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伙伴们之间亲昵而戏谑地叫开了。

“买一杆枪吧！”扎西阿卡给孩子起过名后又一次向猎人建议，“以后碰见瞎熊、豹子、狼啥的，你就不用怕了。再说你还可以用它打香子、大鹿、岩羊哩！”

猎人摇摇头：“瞎熊是山神爷的狗，随便打不得的！那天是山神爷唤回了他的狗，才留下了我的命，”猎人一脸的敬畏，“再说，我用扣子、吊杆、夹脑抓大鹿、香子、岩羊，够我一家用度的了，用那枪害那么多命干啥？”他亲自领略过那土铳枪的厉害。那天他从树上救下的那个甘肃猎人，在他家调养了一个多月身体复原后，领着猎人上山去打猎。他想打一些大鹿、香子之类的山货来感谢猎人一家的救命之恩。真是奇妙，那根铁管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后，冒出了一股浓烟，远在百步之外飞奔的大鹿却应声而倒，骨碌碌滚下山坡！猎人打一只大鹿可没那么容易。他得花好大工夫去观察大鹿的行踪，然后在它必经的路上下脖扣、夹脑和吊杆，还得花很长的时间去守候。尽管这样，成功的机会也不是很多。

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使猎人彻底改变了主意，决定不惜倾家荡产购置一杆土铳枪，教训教训这个不服山神爷管教的“野狗”。

猎人的大儿子一生下来便得到了山神爷的保佑，名字就叫山神保。十六岁的山神保高大而结实，已是父亲的一个好帮手，更是一个能单独进山巡山狩猎的好猎手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提扣脖扣吊杆夹脑下得样样精绝，猎人已经很放心地让他单独去巡山了。这一年的夏天，山神保跟他的父亲一样在一个山垭豁里跟一对瞎熊母子相遇了——之所以在山垭豁里常常与瞎熊相遇，是因为双方都看不见对方，否则会避而远之的——矫健的山神保如飞似的朝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奔去，瞎熊母子在后面紧紧追来，就在山神保爬上树的一刹那，瞎熊妈妈一嘴咬住了他一只脚的后跟。其时他脚上穿的是一种用羊毛线织成的名叫“毛踢儿”的厚袜子。瞎熊的牙齿

套在袜子里，鼓足了劲往下扯他，山神保紧紧抱着树往上挣扎，双方相持着谁也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他腰里别着一把斧子，就是腾不出手来取下来。血从袜子里流出来流进了瞎熊的嘴里。瞎熊娃娃闻见了血腥味，兴奋得像个除夕晚上看着满桌美味佳肴的馋嘴孩子，在它母亲的旁边左蹿右跳，哈喇子流得老长。

他们就这样相持了大约一顿饭的时间，山神保的手臂渐渐麻木了，他知道这样长时间地僵持下去，自己会掉下去落入熊口的。情急之下，他想起了父亲的训导：野生动物最怕的是人类的叫声。于是他便扯开嗓子喊了起来。这一招真灵，那瞎熊蓦地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松开了口。山神保像一条脱了钩的鱼，只几下就蹿到树梢上去了。瞎熊舔舔嘴，悻悻然领着孩子走了。山神保害怕那家伙使个诡计去而复来，又等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，这才赶紧溜下树来，一瘸一拐地朝家逃去。当他看见山沟土屋里飘起的袅袅炊烟时，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人却立马委顿在地上，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放松感。他坐在一个土埂坎上，打算稍事休息后再回家。可就在这时，他耳边突然响起了“扑棱”一声声响，山神保翻起身就跑，急切间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，接着便骨碌碌滚下山去。

猎人的妻子发现山神保时，山神保浑身是血，只说了一句“瞎熊”便断了气。

犹如惊弓之鸟的山神保听到的那“扑棱”声，原来是一个山雀儿从他的耳边飞了过去。

“买一杆枪吧！”扎西阿卡在埋葬了山神保后再次对猎人说，“昨晚那狗日的瞎熊又钻进了我家的羊圈，捏死了我的四只羯羊……”

那是一只壮硕的棕熊，每当夕阳西下日近黄昏时，它在山顶那块岩石上睡足了觉后，便懒洋洋地走下来，大摇大摆地踱进扎西阿卡家的羊圈，享受免费的晚餐。不唯如此，它还会一连捏死五六只肥美的羯羊，就地刨坑埋起来。其时，扎西阿卡家那几只壮硕得让狼们闻风丧胆的大藏獒一扫往日的威风，汪汪叫着钻进帐房里，赶也赶不出去！扎西阿卡一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，只好在帐房里煨上一炉香，不停地念经，乞求佛爷赶紧把它赶走。

猎人拿定主意置一杆枪。

他拿了二十个香蛋子和一匹真丝哈达，骑着扎西阿卡家的那匹枣红马，穿过水灌峡，翻越三座达坂，到显明寺去。据扎西阿卡讲，显明寺旁边有一个铁匠，打造的土铳枪坚实无比，从来不会炸膛。最要紧的那铁匠是一个神枪手，他打造并调试好的枪百发百中。

铁匠答应了猎人的请求。他收下了猎人的礼物后叫他两个月后来取枪。铁匠告诉他，没有两个月是造不出一杆好枪来的。他得跟徒弟们将铁烧红，锻造成有棱有角的铁条，缠绕在笔直的铁杆上，然后不停地煅烧、淬火，直至成为一杆根部厚重且里边有火药仓、枪膛笔直的土铳枪。接下来的调枪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他必须将靶子放在远近不同的地方，不停地射击、不停地校正，直至满意为止。“平常得花一香子皮袋火药哩！”铁匠告诉猎人。他得为他的产品负责。人家给他带来了这么厚重的礼物，他不能给人家一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。枪的命中率不高，一枪放不倒瞎熊、豹子一类的凶猛动物，它们会反扑过来危及猎人的性命的。

两个月后，猎人取回了土铳枪。铁匠果然是个能工巧匠。枪托是用白桦木根做成的，至少用黄刺熬成的汁刷了十遍，金黄锃亮，光洁舒适；枪管根部粗重前边细匀，发散着蓝幽幽的微光——枪管不能打磨得过于光洁，那会使猎人在阳光下影响瞄准的。

取回枪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掉不断侵袭扎西阿卡家的那只棕熊。

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，猎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练习枪法。一个月后，猎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同扎西阿卡一块儿悄悄摸上山去，爬上那只瞎熊睡觉的岩石对面山坡一块巉岩上——那是他跟扎西阿卡事先侦察了无数回后精心选定的最佳射击位置——悄没声息地趴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，等待着瞎熊睡得不舒服时站起来，将“蹬眼”也就是心脏部位暴露在猎人的枪口下，让他一家伙就将它撂倒！

山顶凉风习习，甚至使人觉得有点冷，但他俩的手掌却汗水津津。他们两双眼紧紧盯着酣然大睡的瞎熊，屏住呼吸等待着。据有经验的猎人说，瞎熊一旦意识到人类将攻击它时，它的身体就像人类练过硬气功一样，刹那间鼓起来，土铳枪的铅弹根本无法穿透它浓密的厚毛。

工夫不负有心人。日头偏西时，它终于站了起来，在那巨大的岩石上仿佛大将军巡视千军万马似的，有点不可一世地转了起来。猎人不失时机地瞄准它的“蹬眼”扣动了扳机。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，猎人分明感觉到土铳枪那巨大的铅弹击中了目标。扎西阿卡透过浓黄的烟雾，分明看见那家伙抖动了一下。

猎人赶紧往枪管里灌药、装弹、扣火泡，手脚忙乱；扎西阿卡则紧紧攥着一把满尺的藏刀，眼睛瞪得如同北京同仁堂里的丸药蛋蛋。

那家伙居然没有倒下，居然站立着，且缓缓地转动着身子，仿佛在寻找枪声发出的地方！难道没有打准？扎西阿卡头上的冷汗“刷”地下来了。

等猎人手忙脚乱地装好弹药准备第二次射击时，发现那家伙却匍匐了下来，接着便骨碌碌地顺着山坡一直朝下滚去。他俩兴奋得像两只发情的獐子，在灌木丛中蹿跳着跟下山去，离那瞎熊四五十步远的时候又放了四五枪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摸到近前。他俩看见那家伙兀自在那儿伸胳膊蹬腿地扑腾着，像一个醉汉不甘心一败涂地还想与对手来两拳一样。

有了这枝土铳枪，猎人家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。猎人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上山去下扣子了。祁连山麓的野生动物多得数也数不清，成群的岩羊、大角盘羊、藏羚羊常常跑到猎人家土屋旁边的小溪边喝水，梅花鹿、白唇鹿、孢鹿不时地来到他家屋后的山坡上吃草。瞎熊、豹子、狼甚至豺狼也会偶尔光顾猎人家的对面的山沟。至于香子，每当到了秋末冬初发情寻崽儿的季节，那“喵喵”的叫声吵得猎人一家连一个好觉也睡不成。没吃喝了没用度了，猎人抱着土铳枪不出百步便能满载而归。

日子就在这种平淡而安逸中一天天度过。猎人在更多的时候教天生爱枪成癖的甄二爷练习枪法。他知道土铳枪铅弹与火药的珍贵。他要求甄二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，枪法达到枪手的境界：看见猎物，顺便抱起枪，不用瞄准就搂火，随着一声响，就将飞奔的獐子、岩羊之类的猎物的头颅打碎或将其心脏击穿。

第三章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转眼间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。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年份。县志记载：“民国三十六年，天降冰雹大如鸡卵，粮油绝收。后阴雨连绵，山洪暴发，大部耕地淹没，民流离失所，卒不忍睹……”祁连山麓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。先是一群山外人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地涌了进来，他们抓旱獭，套香子，挖蕨麻，捡野菜，从早到晚蠕动在祁连山麓的大小山沟里寻觅着果腹之食。后来县府的衙役们也跟了进来，他们征收大马款、兵役款等十几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将猎人家的麝香、鹿茸等一股脑儿搜刮了去。更令人可怕的是，据县府的官人们说，从遥远的“下边”（南方的统称）来了一伙红头发、蓝眼睛像魔鬼一样的军队，他们马上就要打到兰州了。他们来了要共产共妻，还会扒了小孩子的心肝下酒吃！为此，坐镇西宁的马步芳马长官有令，家有壮丁者，三抽二，二抽一，如果前方战事吃紧，就是独苗也要抽，抽到兰州东面去抵挡共产党解放军。

秋后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，猎人一家围坐在土屋的火盆边，等待着开饭。火盆上，大铜锣锅里煮着一只肥美的岩羊，馥郁的香气正同泡沫一起冒出锅外，充盈在土屋中，弥漫在人的肺腑中，惹得一家人垂涎欲滴。

“看把你馋的，”自从大儿子死后，老猎人将一腔的父爱倾注在小儿子身上。看见小儿子双眼贪婪地盯住锣锅，不时地拨弄已然燃得很旺的火盆，便从锣锅里挑拣了一块带软骨的肋条递给他，“尝尝，熟透了没……”

“哎！”甄二爷欢快地答应了一声，在破褐褂上蹭了蹭手，接过肋条便

狼吞虎咽地撕吃起来。由于肉尚未熟透，他将肋条上的肉撕下后，来不及咀嚼，便生生地吞咽下去，直噎得他两眼翻白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看见儿子猴急的样子，老猎人会心地笑出声来，一边鞣制一条岩羊皮袋，一边往火盆里添了一块干柴。火光映红了他古铜色的脸膛，映出了他难得的幸福笑容。

今天他猎到了一只肥美的岩羊，所以心情格外的好。自从山外人大量涌入山里，不但扰乱了他们的生活，占据了他们的生存空间，而且带来了一个个让他惊恐不安的消息。冰雹、洪水、瘟疫……天降异端，兆示世道多舛，人世间的黑头凡人们必将遭受新一轮的苦难。而战乱兵燹，更让人感到浩劫轮回而来。在这些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中，最令人惊心的，莫过于抓“壮丁”了。

一个月前的一天，他追猎一只獐子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山沟。那沟巉岩嶙峋，林木茂密。他一枪放倒了那早已受伤的獐子后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顺势躺倒在一棵大松树下乘凉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对面丛林中的西番柳丛微微颤动。“不好！”他心中一惊，下意识想到那是棕熊或者是灰狼等能伤人的动物。刚打了一枪的土铳枪此时空空如也，如果真是凶残的熊或狼，说不定自己的小命就不明不白地丢在这儿了。但他不愧是祁连山麓里打了一辈子猎的猎人，惧怕之余，麻利地填药装弹，瞬间就将枪口准确地瞄准了那个地方。

“甬……甬开枪……”老猎人先是听到了人声，接着看见一个穿着破褐褂的老人从柳丛后边站了起来，脸因极度恐惧而变形了，像一只长得变了形的核桃。他双手高高举着，颤抖着慢慢走了过来，宛如炮火过后的俘虏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老猎人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将枪扔在地下，“你钻在麻柳窝里闹球啊？要不是你声音出得早，说不定我一枪将你狗日子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呢！”他揉着咚咚直跳的心问，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爷儿俩是逃荒的……”说着，老人从身后拉出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。

“哦！”猎人明白了，这又是一双从山外来讨活口的苦命人儿。“山里